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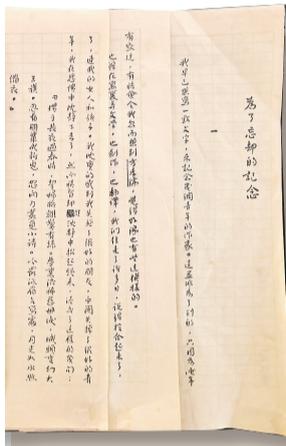
人生海海 以文字破浪

「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」期盼更多年轻写手参与



夜光杯·左联
青年写作计划

文学，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气。3月2日，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纪念日。昨日熠熠星辰，今朝灼灼光华依旧，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第三季昨天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启动。



■鲁迅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手稿(复制件)局部
本报记者 王凯 摄

为什么是“夜光杯”？

今年5月1日，中国报纸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名副刊“夜光杯”将迎来创刊80周年的重要时刻。80年来，《新民晚报》旗下的“夜光杯”始终坚守思想性、文学性、群众性的办刊理念。“夜光杯”开设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和“新大众文艺·大众抒写”两个专栏，记录热火朝天的生活，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录闪亮人生的“民”星。

汲取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前两季的铺垫与经验，新一季的“写作计划”亦有新意，将从高校拓展到中学，并走向社会。小文章写大时代，以文学连接人与人。当年，笔为剑，刺破麻木与腐朽，唤醒觉知与抗争；当下，笔是新春的柳条，生发出无数百姓日常的片段。

为什么是左联？

96年前的今天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。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，左联的诞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树起了一面光辉旗帜。95年前，柔石、胡也频、殷夫、李伟森、冯铿五位左翼革命作家，在龙华英勇就义。左联五烈士牺牲后，左联其他同志不顾艰险，秘密编印《前哨》“纪念战死者专号”，刊发烈士遗照、生平与鲁迅的纪念文章，以笔为戈，以文志哀。鲁迅以珂勒惠支版画《牺牲》寄托深切哀思，两年后又写下不朽名篇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，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响。

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期待以文学凝聚青年、以创作传承文脉，坚守左联“文艺大众化”初心，用青春笔触赋予红色文化新的时代活力，让历史精神与青春热血同频共振、薪火相传。

为什么是青年？

今天，当我们再次诵读殷夫、柔石写下的诗句，当我们凝视那些依然鲜活的面容，一个问题油然而生：历史的火炬，如何交到当代青年手中？这也正是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的初心与使命。

左联成立之初，鲁迅先生提出“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”，其核心是让文学走出象牙塔，走进人民中间。今天，“夜光杯”与左联的合作，正是对这一精神的当代续写。

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由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与中共虹口区委宣传部、中共四大纪念馆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等于2024年3月2日共同发起成立。书写吧，青春正好；书写吧，家国正盛，新时代向“新”书写，生生不息。

本报记者 华心怡



扫码看活动现场



姚卫平

一见即倾心

姚卫平退休前是上海交通大学力学高级工程师。2003年，他开始筹建上海江南丝竹保护发展研究所。“我原来学西洋乐器。”姚卫平对谱面、对位、和声并不陌生。后来经朋友牵线，他结识了江南丝竹圈里的老法师周峰，便跟着这位江南丝竹市级传承人到处听。姚卫平慢慢发现，“很多乐器是娱他，江南丝竹是娱己”，高手散落各处，却难得相聚。

在姚卫平看来，江南丝竹是好友之间的聊天，“聊天讲对路子。今天我高兴，就拉得长一点；年纪大了，就沉稳些。有人想炫一段花，我就退半步，

73岁力学高工 爱上江南丝竹

闵行七宝老街里买汤圆的人流如织，赏心院人文茶馆也是一片暖意融融，落地窗外，是小桥流水与往来游客；窗内，是一室茶香与丝竹清音。昨天，南来北往的江南丝竹爱好者因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场“丝竹春集”相聚。

人群中，73岁的姚卫平总被频频招呼。他身穿一件应景的红色外套，笑着回应每一个问候。演奏间隙，他端着碗吃了两个七宝汤圆，一个肉馅，一个黑芝麻馅，和耳畔的丝竹乐音一样，熨帖而温润。



扫码看“上海拾艺路”姚卫平的丝竹情缘

让他亮相。有人吹箫声轻，我的笛子就收住，不去盖他。”没有谱面能写尽这些细微分寸，更多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默契。

姚卫平在徐汇长桥一带扎根二十多年，从街道支持到民间乐社联络，从媒体宣传到学术交流，一点点搭起平台。成立研究所后，他说自己就做两件事，“一是学，二是为他们服务。”学，是每天不间断的功课。2004年入门，如今他仍坚持每天练习两三个小时。服务，则更琐碎：联系媒体、对接资源、推动与各地音乐学院交流。2019年，他组织过一场没有提前排练的即兴合奏——不告知曲目，不预设阵容，现场点将，大家一遍走完。对他来说，这才是江南丝竹的生命力。

生活即舞台

在“丝竹春集”的现场，不同院校、不同年龄的乐手同坐一室。姚卫平坐在一旁，时而吹箫，时而倾听。他喜欢

用工程师的思维谈音乐，谈音色，谈振动，谈材料的模态；他也谈文化，谈民俗，谈烟火气。但说到最后，还是回到那句朴素的话：基础是人。

“你把一流高手全拉来，第一次合在一起，也未必成。”他笑着说。江南丝竹没有严格的声部分工，三五人、十来人都能坐下来演。来与不来，全凭开心。

这些年，长桥江南丝竹乐团从社区走向更大的舞台。央视节目、海内外邀请赛、非遗进校园……名气渐渐打开。姚卫平却始终把自己放在侧边。“平台搭好，他们自己会走得稳。”

元宵前夕的茶馆里，窗外灯笼初上，窗内琴声未歇。最后一曲落下，几位老友意犹未尽，又把乐器抱回怀里。姚卫平抿一口茶，轻轻点头。对他而言，江南丝竹不只是一种音乐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这样的“聊天”能延续下去，比什么都重要。

本报记者 赵玥

元宵时节 拾一脉雅音

“丝竹春集”在七宝老街以曲会友

穿过七宝老街的石桥，隐约有丝竹声从一座茶楼里飘出来，与元宵时节的年味缠在一处。赏心院一楼堂内，四五位乐手围坐方桌，二胡、笛箫、琵琶、扬琴次第响起——这不是台上一字排开的音乐会，而是老友相聚玩起了音乐。

这是由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主办的“拾回蚕丝的声音”项目元宵特别活动——“丝竹春集”。

“江南丝竹是什么？是我们江南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。”报幕间隙，上海市级江南丝竹代表性传承人周峰说，“我有一句话，叫‘清风明月，喝茶黄酒，丝竹音乐’。”此情此景，最契合不过。

很多人或许不知道，如今习以为常的钢丝弦二胡，在半多个世纪前并不是江南丝竹的“标配”。蚕丝弦乐器那种温润、幽微的音色，才是这一乐种“小、细、轻、雅”审美气质的底色。但上世纪中期以后，以蚕丝为弦的旧时音声在城市日常中日渐稀少。2023年，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教授萧梅率团队发起“拾回蚕丝的声音”公益项目，致力于系统修复江南丝竹老式乐器，重拾传统演奏技法。上海大酥堂乐器修复、制作师沈正国与东方乐器博物馆馆员邢媛，带



“丝竹春集”现场

着一批珍贵老乐器与复刻品登场。最引人注目的，是一件杨大钧旧藏的明代琵琶，这是目前所见仅存的民间明代传世琵琶。一旁展出的，还有樊紫云崇明派清代琵琶、国立音专朱英用琴、刘天华二胡复刻品、阿炳“青一色”胡琴复刻品……

雅集现场，中央音乐学院生生丝竹乐团的一曲《茉莉花》奏毕，萧梅笑着讲解：“这首《茉莉花》，正是用了《茉莉花》的旋律，又加上了‘中花六板’的字眼发展变化而来。这是年轻一代向民间学习的成果。”

文国乐社、范家丝竹班——三家沪上本土丝竹乐社也轮番登台。老中青三代乐手同场，没有指挥，却彼此倾听、呼应，即兴加花、进退自如。这种靠耳朵和默契维系的合作，正是江南丝竹味道的根源。

活动尾声，萧梅说：“‘丝竹春集’，既是项目三年工作的阶段性呈现，也是一次面向传统的再学习。我们想做的，就是把被时间遮蔽的音色，重新带回可听、可感、可讨论的现场，让江南丝竹的传统味道在当代语境中重新被理解、被辨识。”

本报记者 赵玥